書名　第五才子書施耐菴水滸傳七十五卷　順治中貫華堂刊本
撰者　明 羅本 撰，清 金人瑞 批改
卷　卷三十三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章回小說- 說公案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123
編號　D86826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826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123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第五才子書施耐菴水滸傳七十五卷　順治中貫華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卷三十三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村3010(1)

第五才子書施耐菴水滸傳卷之一

聖歎外書

序一

原夫書契之作昔者聖人所以同民心而出道也其端肇於結繩而其盛發而爲六經

散

來簡載筆者則皆在聖人之位而又有其

也在聖人之位則有其權有聖人之德

其故有其權而知其故則得作而作亦

離方寸纔說出這件事來有分教武松顯出那殺人的手段重施這打虎的威風正是雙拳起處雲雷吼飛脚來時風雨驚畢竟施恩對武松說出甚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聖歎外書

第二十八回

施恩重霸孟州道　武松醉打蔣門神

嘗怪宋子京官給椽燭修新唐書牓乎豈不寃哉夫修史者國家之事也下筆者文人之事也國家之事止於敘事而止文非其所務

也若文人之事固當不止敘事而已必且心以爲經手以爲緯躊躇變化務摛而成絕世奇文焉如司馬遷之書其選也馬遷之傳伯夷也其事伯夷也其志不必伯夷也其傳游俠貨殖其事游俠貨殖其志不必游俠貨殖也進而至於漢武本紀事誠漢武之事志不必漢武之志也惡乎志文是已馬遷之書是馬遷之文也馬遷書中所敘之事則馬遷之文之料也以一代之大事如朝會之嚴禮樂之重戰陳之危祭祀之慎會計之繁刑獄之愜供其爲絕世奇文之料而君相不得問者凡以當其有事則君相之權也非儒生之所得議也若當其操筆而將書之是文人之權矣君相雖至尊其又惡敢置一木喙乎哉此無他君相能爲其事而不能使其所爲之事必壽於世能使君相所爲之事必壽於世乃

至百世千世以及萬世而猶歌詠不衰起敬起愛者是則絕世奇文之力而君相之事反若附驥尾而顯矣是故馬遷之爲文也吾見其有事之鉅者而縣括焉又見其有事之細者而張皇焉或見其有事之闕者而附會焉又見其有事之全者而挾去焉無非爲文計不爲事計也但使吾之文得成絕世奇文斯吾之文傳而事傳矣如必欲但傳其事又令

纖悉不失是吾之文先已拳曲不通已不得爲絕世奇文將吾之文既已不傳而事文烏乎傳耶蓋孔子亦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則史其事則齊桓晉文若是乎事無文也其文則史若是乎文無事也其文則史而其事亦終不出於齊桓晉文若是乎文料之說雖孔子亦蚤言之也嗚呼古之君子受命載筆爲一代紀事而猶能出其珠玉錦繡之心自

成一篇絕世奇文豈有稗官之家無事可紀不過欲成絕世奇文以自娛樂而必張定是張李定是李毫無縱橫曲直經營慘淡之志者哉則讀稗官其又何不讀宋子京新唐書也

如此篇武松爲施恩打蔣門神其事也武松飲酒其文也打蔣門神其料也飲酒其珠玉錦繡之心也故酒有酒人景陽岡上打虎好漢其千載第一酒人也酒有酒場由孟州東門到快活林十四五里田地其千載第一酒場也酒有酒時炎暑午消金風颯起解開衣襟微風相吹其千載第一酒時也酒有酒令無三不過望其千載第一酒令也酒有酒監連飲三碗便起身走其千載第一酒監也酒有酒籌十二三家賣酒望竿其千載第一酒籌也酒有行酒人未到望邊先已篩滿三碗

既畢急急奔去其千載第一行酒人也酒有下酒物忽然想到亡兄而放聲一哭忽然恨到奸夫淫婦而拍案一叫其千載第一下酒物也酒有酒懷記得宋公明在柴王孫莊上其千載第一酒懷也酒有酒風少間蔣門神無復在孟州道上其千載第一酒風也酒有酒贊河陽風月四字醉裏乾坤大壺中日月長十字其千載第一酒贊也酒有酒題快活林其千載第一酒題也凡若此者是皆此篇之文也並非此篇之事也如以事而已矣則施恩領却武松去打蔣門神一路喫了三十五六碗酒只依宋子京例大書一行足矣何爲乎又煩耐菴撰此一篇也哉甚矣世無讀書之人吾末如之何也

活絢云唧噥

話說當時施恩向前說道兄長請坐待小弟備細告訴衷曲之事武松道小管營不要文文謅謅只

與衆店家和賭錢兒坊裏但有過路妓女之人到那里來時先要來參見小弟然後許他去趁食那許多去處每朝每日都有開錢月終也有三二百兩銀子尋覓如此賺錢一段寫得此林虞是快活近來被這本營內張團練新從東路州來帶一箇人到此那廝姓蔣名忠有九尺來長身材因此江湖上起他一箇諢名叫做蔣門神那廝不特長大原來有一身好本事使得好鎗棒拽拳飛脚相撲爲最自誇

揀緊要的話直說來快人快語○每歎古今奏疏悉是文文謅謅不揀要緊說話直說出來殊不足當武松一抹也施恩道小弟自幼從江湖上師父學得些小鎗棒在身孟州一境起小弟一箇諢名叫做金眼彪小弟此間東門外有一座市井地名喚做快活林但是山東河北客商們都來那里做買賣有百十處大客店三二十處賭坊兒坊往營裏小弟一者倚仗隨身本事二者提着營裏有八九十箇攔命囚徒去那里開着一箇酒肉店都

敬了一拴起本而徇總可笑

大言道三年上泰嶽爭交不曾有對（自是奇語）普天之下沒我一般的了因此來奪小弟的道路小弟不肯讓他喫那厮一頓拳腳打了兩箇月起不得床前日兄長來時兀自包着頭兜着手（一應）直到如今瘡痕未消本待要起人去和他厮打他却有張團練那一班兒正軍（先伏一筆）若是鬧將起來和營中先自折理有這一點無窮之恨不能報得久聞兄長是箇大丈夫（得免大棒與連日酒肉何足道哉正復此語難得耳）怎地得兄

長與小弟出得這口無窮之怨氣死而瞑目只恐兄長遠路辛苦氣未完力未足因此且教將息半年三月等貴體氣完力足方請商議不期村僕脫口失言說了小弟當以實告武松聽罷呵呵大笑便問道那蔣門神還是幾顆頭幾條臂膊（爲上文許多鄭重笑）施恩道也只是一顆頭兩條臂膊如何有多武松笑道我只道他三頭六臂有那吒的本事我便怕他原來只是一顆頭兩條臂膊既然沒那吒

的模樣却如何怕他施恩道只是小弟力薄藝疎便敵他不過武松道我却不是說嘴憑着我胸中本事平生只是打天下硬漢不明道德的人快人快語。○然則公又是幾條臂膊。若只是兩條。又如何打得盡許多人也。既是恁地說了如今却在這里做甚麼快人快語。有酒時拿了去路上喫。快人快語。千古第一酒瘍。我如今便和你去看我把這廝和大蟲一般結果他。○打虎畢竟是武松平生得意之事。看他處處穿插出來。拳頭重時打死了我自償命。只作出口成讖。却已先伏一筆。施恩道兄長少坐待家尊出來相見了當行即行未敢造次等明日先使人去那里探聽一遭若是本人在家時後日便去若是那厮不在家時却再理會空自去打草驚蛇倒喫他做了手脚却是不好武松焦躁道小管營你可知着他打了。妙。反若與於蔣門神之甚也。原來不是男子漢做事。男子漢做事者。開門如守女。開門如脫兎是也。去便去等甚麼今日明日。快人快語。要去便走怕他準備。再說一遍。盡出要走。正在那里勸不住只見屏風背後轉

出老管營來叫道義士老漢聽你多時也今日幸得相見義士一面愚男如撥雲見日一般且請到後堂少叙片時武松跟了到裏面老管營道義士且請坐武松道小人是箇囚徒如何敢對相公坐地老管營道義士休如此說愚男萬幸得遇足下何故謙讓武松聽罷唱箇無禮喏相對便坐了施恩却立在面前武松道小管營如何却立地施恩道家尊在上相陪兄長請自尊便武松道恁地時小人却不自在老管營道既是義士如此這里又無外人便教施恩也坐了極閒處。無端生出一片景致。便捷然將天倫之樂。直提出來。所謂人皆有父子。我獨亡兄弟也。○看他於爲兄報讐後。已隔去無數文字。尚自隱隱動吊。僕從搬出酒殽果品盤饌之類。老管營親自與武松把盞說道義士如此英雄誰不欽敬愚男原在快活林中做些買賣非爲貪財好利實是壯觀孟州增添豪俠氣象先把題目較正明白。然後令武松做出文字來。不期今被蔣門神倚勢豪強公然奪了這箇去處非義

士英雄不能報讐雪恨義士不棄愚男滿飲此杯
受愚男四拜拜爲長兄以表恭敬之心爲兄報讐以後忽然
一人結拜爲弟忽然一人結拜爲兄都是飛空架出之事○前張青文中有結拜武松爲弟句此本與結拜魯達爲兄句作炤耀耳此處忽然借來又作武松文中一番炤耀筆勢何其翻舞不定武松答道小人有何才學○才學二字妙正與後眞才實學句對如何敢受小管營之禮枉自折了武松的草料當下飲過酒施恩納頭便拜了四拜武松連忙答禮結爲弟兄當日武松歡喜飲酒喫得大醉了此句明明寫是歡喜却明明寫

明寫出悲憂我讀之而知其然天下人讀之當悉知其然也便叫人扶去房中安歇不在話下次日施恩又子商議道都頭昨夜痛醉必然中酒今日如何敢叫他去且推道使人探聽來其人不在家裏延挨一日却再理會寫豪傑是豪傑寫愛敬豪傑○只因此一翻蹋却翻蹋出下文絕妙一箇酒情來奇想奇格當日施恩來見武松說道今日且未可去小弟已使人探知這廝不在家裏明日飯後却請兄長去武松道明日去時不打緊今日又氣我一日以不快語寫出

快語來。其妙可想。此語。却又似魯達聲口。早飯罷喫了茶施恩與武松去營前閒走了一遭回來到客房裏客房裏。說些鎗法較量些拳棒寫得不寂寞。看看晌午邀武松到家裏家裏。只具着數杯酒相待妙。趁勢再一翻踢。務令下文極其突兀。下飯按酒不記其數妙。武松正要喫酒見他只把按酒添來相勸翻踢盡致。心中不在意又妙在急用五字兜住。又再頓下一日。明日便一發突兀矣。喫了晌午飯起身別了回到客房裏坐地只見那兩箇僕人又來伏侍武松洗浴武松

問道你家小管營今日如何只將肉食出來請我却不多將些酒出來與我喫此篇極寫酒情。故於此等句皆應標出。是甚意故僕人答道不敢瞞都頭說今早老管營和小管營議論今日本是要央都頭去怕都頭夜來酒多恐今日中酒怕悞了正事因此不敢將酒出來明日正要央都頭去幹正事武松道恁地時道我醉了悞了你大事僕人道正是這般計較當夜武松巴不得天明是寫武松起來喫酒。并寫武松起來幹事也。若說是幹事。

此人不知文。并不知酒矣。早起來洗漱罷頭上裹了一頂萬字頭巾身上穿了一領土色布衫腰裏繫條紅絹搭膊下面腿絣護膝八搭麻鞋討了一箇小膏藥貼了臉上金印施恩早來請去家裏喫早飯武松喫了茶飯罷施恩便道後槽有馬備來騎去武松道我又不脚小騎那馬怎地此文只寫酒字。故於開話。都一踢踢開去。只要依我一件事一篇題目。施恩道哥哥但說不妨小弟如何敢道不依武松道我和你出得城去只要還

我無三不過望此等好句法。恰好從三碗不過岡脫化出來。前後掩映絕倒。○與三碗不過岡。只換二字。已換成自己絕妙一句奇語。更與舊文無涉。漢武秋風辭起句。亦只將高帝大風歌起句。只換二字。亦換成自己絕妙一句奇語。更與舊文無涉。笑今人心枯髮斷。追琢出來。自誇一字不盜舊人。却不中與舊人作屁也。施恩道兄長如何無三不過望小弟不省其意武松笑道我說與你你要打蔣門神時出得城去但遇着一箇酒店便請我喫三碗酒若無三碗時便不過望子去這箇與做無三不過望奇奥之文。須此快解。施恩聽了想道這快活林離東

醉打蔣門神

門去有十四五里田地先算路。算來賣酒的人家也有十二三家。文算望子。若要每店喫三碗時恰好有三十五六碗酒。文算酒。算纔到得那里恐哥哥醉了如何使得。文算量。武松大笑道你怕我醉了沒本事我却是沒酒沒本事帶一分酒便有一分本事五分酒五分本事我若喫了十分酒這氣力不知從何而來。此設文字。全學淨于髡一斗亦醉。一石亦醉筆法。却更覺精神過之。若不是酒醉後了。贍大景陽岡上如何打得這隻大蟲。忽然又舉此事。

（絕妙酒物。）那時節三字。聲情俱有。我須爛醉了好下手。又有力又有勢。此又全學坡公酒氣沸沸。從十指出句法。却更覺精神過之。施恩道却不知哥哥是恁地家下有的是好酒只恐哥哥醉了失事。因此夜來不敢將酒出來請哥哥深飲既是哥哥酒後愈有本事時恁地先教兩箇僕人自將了家裏好酒妙。果品殺饌。亦少不得。去前路等候却和哥哥慢慢地飲將去。妙。第一酒場千載未見。武松道恁麼却纔中我意。深許之。去打蔣門神教我也有些贍

量沒酒時如何使得手段出來還你今朝打倒那廝教衆人大笑一場施恩當時打點了叫兩箇僕人先挑食籃酒揔拿了些銅錢去了老管營又暗暗地遣揀了一二十條壯健大漢慢慢的隨後來接應武松雖是天人然打蔣門神却實是一件事另寫老管營作下整備極不孟浪都分付下了且說施恩和武松兩箇離了安平寨山得孟州東門外來行過得三五百步只見官道傍邊早望見一座酒肆望了挑出在簷前筆筆欲舞字字能飛那兩箇挑食擔的僕人已先在那里等候妙妙施恩邀武松到裏面坐下僕人已先安下殺饌將酒來篩武松道不要小盞兒喫大碗篩來只斟三碗立之監佐之史不許紊亂酒規千載未見如此僕人排下大碗將酒便斟武松也不謙讓連喫了三碗便起身飛舞而下僕人慌忙收拾了器皿奔前去了更好行酒人寫得盡情盡致武松笑道却纔去肚裏發一發妙語所謂開宗明義章第一我們去休兩箇便離了這座酒肆出得店來此時正是七月間天

也算一望句俗本作哥哥喫麼

氣好筆炎暑未消金風乍起兩箇解開衣襟又好酒候寫來入妙又行不得一里多路來到一處不村不郭却早又望見一箇酒旗兒高挑出在樹林裏另寫出一箇望子筆尖疲於變換矣來到林木叢中看時却是一座賣村醪小酒店施恩立住了脚問道此間是箇村醪酒店也算一望麼妙語絕倒帶諷諫妙絕意武松道是酒望須飲三碗若是無三不過去便了酒場中忽作此太平等語兩箇入來坐下僕人排了酒椀果品武松連喫了三碗便起身走僕人急急收了家火什物趕前去了飛舞而下筆尖不得少定叙事入妙固矣試問其飛舞之故在何處兩箇出得店門來又行不到一二里路上又見箇酒店武松入來又喫了三碗便走小省法話休絮繁武松施恩兩箇一處走着但遇酒店便入去喫三碗約莫也喫過十來處酒肆大省法施恩看武松時不十分醉此句非武松面上無酒只是寫施恩心頭有事武松問施恩道此去快活林還有多少路施恩道沒多了只在前面遠遠地望見那箇

林子便是武松道既是到了你且在別處等我我自去尋他施恩道這話最好（四字。寫出怕來。）小弟自有安身去處望兄長在意切不可輕敵（喫打後人語。）武松道這箇却不妨你只要叫僕人送我前面再有酒店時我還要喫（真是筆墨淋漓有恨不起劉伶讀之之歎。）施恩叫僕人仍舊送武松施恩自去了武松又行不到三四里路再喫過十來碗酒（筆暢墨遂。真無纖毫之憾。）此時已有午牌時分（入色正熱却有些微風之寫酒至此五字。真）

高山流水之曲矣。）武松酒却湧上來把布衫攤開雖然帶着五七分酒却裝做十分醉的前顛後偃東倒西歪（快人妙人。奇絕之事。奇絕之文。）來到林子前僕人用手指道只前頭丁字路口便是蔣門神酒店武松道既是到了你自去躲得遠着等我打倒了你們却來（奇絕之人。）武松捨過林子背後見一箇金剛來大漢披着一領白布衫撒開一把交椅拿着蠅拂子坐在緑槐樹下乘涼（却先一現。筆勢奇絕。）遂有餓虎當路。奇鬼來瞰之意。武松假醉

佯顛斜着眼看了一看心中自忖道這箇大漢一定是蔣門神了直搶過去此來正打蔣門神也却反放他過去筆勢奇兀不可言又行不到三五十步早見丁字路口一箇大酒店簷前立着望竿上面掛着一箇酒望子寫着四箇大字道河陽風月寫過無數望子最後又寫出一箇異樣望子來看他加出四箇字轉過來看時門前一帶綠油欄杆插着兩把銷金旗每把上五箇金字寫道醉裏乾坤大壺中日月長又寫出兩把旗陪上望子又寫出十箇字陪上四箇字總是將酒場異樣排設

一壁廂肉案砧頭操刀的家生一壁廂蒸作饅頭燒柴的廚竈去裏面一字兒擺着三隻大酒缸半截埋在地裏缸裏面各有大半缸酒真正快活林名不虛立正中間裝列着櫃身子裏面坐着一箇年紀小的婦人孫二娘後偏又生此一妙人與上文潘氏激映正是蔣門神初來孟州新娶的妾原是西瓦子裏唱說諸般宮調的頂老武松看了聽着醉眼逕奔入酒店裏來便去櫃身相對一付坐頭上坐了把雙手按着桌子上不

轉眼看那婦人殺嫂後偏要寫出武二無數妙人妙事一見之於十字坡再見之於快活林矣那婦人瞧見回轉頭看了別處寫婦人酒保筆筆是尋鬧不成妙妙武松看那店裏時也有五七箇當撐的酒保武松却敲着桌子叫道賣酒的主人家在那里一箇當頭酒保過來看着武松道客人要打多少酒武松道打兩角酒先把些來嘗看奇文那酒保去櫃上叫那婦人舀兩角酒下來傾放桶裏燙一碗過來道客人嘗酒好酒保好婦人武松拿起來聞一聞搖着

此上情妙處不在寫武松用許多撩撥在寫酒保婦人許多撩撥只是不動也譬如張弓正以急張不得爲樂矣

頭道不好不好換將來奇文一聞絕倒酒保見他醉了將來櫃上道娘子胡亂換些與他好酒保那婦人接來傾了那酒又舀些上等酒下來好婦人酒保將去又燙一碗過來又好酒保武松提起來咂一咂叫道這酒也不好快換來便饒你奇文一咂絕倒酒保忍氣吞聲拿了酒去櫃邊道娘子胡亂再換些好的與他休和他一般見識這客人醉了只要尋鬧相似便換些上好的與他罷真好酒保那婦人又舀了一等上

醉打蔣門神

色的好酒來與酒保。眞好婦人。酒保把桶兒放在面前又燙一碗過來。眞好酒保。武松喫了道這酒畧有些意思。三番尋鬧不出。只得放下另起。問道過賣你那主人家姓甚麼另起一頭。奇文。酒保答道姓蔣。武松道却如何不姓李奇文。○我正怪今人紛紛有姓。却如何不姓李也。那婦人聽了道這廝那里喫醉了來這里討野火麼。酒保道眼見得是箇外鄉蠻子不省得了在那里放屁。看他已逗出許多不堪了。下文却又收住。妙絕。武松問道你說甚麼急問一句。要尋出頭來。酒保道我們自說話客人你休管自喫酒。眞好酒保。妙妙。眞好文情。妙妙。武松道過賣叫你櫃上那婦人下來相伴我喫酒又換一頭。○於殺嫂後偏極寫得武二風風失失。酒保喝道休胡說。不得不喝。這是主人家娘子。武松道便是主人家娘子待怎地相伴我喫酒也不打緊。到此處。不惟酒保婦人不堪。雖讀者亦不堪矣。那婦人大怒便罵道殺才該死的賊。不得不罵。推開櫃身子却待奔出來。武松早把土色布衫脫下上半截揣在懷裏。便把那桶酒只一潑潑在地上。妙。有時

箇武松道那廝必然去報蔣門神來我就接將去大路上打倒他好看教衆人笑一笑武松大踏步趕將出來那箇揭子逕逃去報了蔣門神蔣門神見說喫了一[illegible]踢翻了交椅丟去蠅拂子便鑽將來武松却好迎着正在大闊路上撞見蔣門神雖然長大近因酒色所迷淘虛了身子一先自喫了那一驚二奔將來那步不曾停住三怎地及得武松虎一般似健的人又有心來算他蔣門神見了武松心裏先欺他醉四只顧趕將入來說時遲那時快武松先把兩箇拳頭去蔣門神臉上虛影一影忽地轉身便走筆翻墨舞其捷如風蔣門神大怒搶將來被武松一飛脚踢起踢中蔣門神小腹上其捷如風雙手按了便蹲下去武松一踅踅將過來那隻右脚早踢起直飛在蔣門神額角上踢着正中其捷如風望後便倒武松追入一步踏住胸脯其捷如風○看他打虎有打虎法殺嫂有殺嫂法殺西門慶有殺西門慶法打蔣門神有打蔣門神法胸中有此許多解數提

起這醋鉢兒大小拳頭望蔣門神頭上便打原來說過的打蔣門神撲手先把拳頭虛影一影便轉身却先飛起左脚踢中了便轉過身來再飛起右脚這一撲有名與做玉環步鴛鴦脚此撲木是其捷如風爲上文又來敘蔣門神恐遂見這是武松平生的真才遲延故又重宣一遍也實學非同小可前文自謙有何才學此處便寫出眞才實學來武二眞是出色打得蔣門神在地下叫饒武松喝道若要我饒你性命只要依我三件事蔣門神在地下叫道好漢饒我休說三件便是三百件我也依得武松指定蔣門神說出那三件事來有分教改頭換面來尋主剪髮齊眉去殺人畢竟武松說出那三件事來且聽下回分解